

季羨林 著 文明国 编

季羨林

对话集



21世纪： 东方文化全面复兴的新纪元

21 Shi Ji : Dong Fang Wen Hua Quan Mian Fu Xing De Xin Ji Yuan

零距离探寻一代学人丰富多彩的内心世界
面对面感受文化大家雍容大度的学者风范

人民日报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21 世纪: 东方文化全面复兴的新纪元: 季羨林对话集/
季羨林著; 文明国编. —北京: 人民日报出版社, 2009. 11
ISBN 978 - 7 - 80208 - 980 - 8

I. 2… II. ①季… ②文… III. 季羨林 (1911 ~ 2009) —文集
IV. C5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197257 号

书 名: 21 世纪: 东方文化全面复兴的新纪元——季羨林对话集

出 版 人: 董伟
作 者: 季羨林
编 者: 文明国
责任编辑: 银 河 陈志明
封面设计: 骏·书衣坊

出版发行: 人民日报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金台西路 2 号
邮政编码: 100733
发行热线: (010) 65369527 65369512 65369509 65369510
邮购热线: (010) 65369530
编辑热线: (010) 65369521 65369533
网 址: [www. peopledaily. com](http://www.peopledaily.com)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市业和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1/16
字 数: 200 千字
印 张: 18.5
印 次: 2009 年 12 月第 1 版 2009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 - 7 - 80208 - 980 - 8
定 价: 39.80 元

目 录

访问篇

为往圣继绝学

- 访学者季羨林 3

- 季羨林谈《季羨林文集》 7

东方赤子

- 季羨林访谈录 11

- 灰色的童年灰色的故乡 12

- 六岁离开父母投奔叔父 13

- 子欲养而亲不待——我的永久的悔 15

- 一生考场得意 十九岁同时考取清华与北大 16

- 陈寅恪学风影响一生 17

- 留德十年 苦攻绝学 18

- 三十五岁任北大教授兼东语系主任 20

- 弄不清印度佛教 就弄不清我们自己的家底 21

- 治学经验：“勤捉” 23

- 只有东方文化能够拯救人类 23

- 散文的精髓在于“真情”二字 25



人生好比接力赛 把自己这一棒认真负责跑完	26
晚年成了陶渊明的志同道合者	27
经常剖析自己“自知之明过了头”	28
陈寅恪晚年作《柳如是别传》 深意是爱国主义	29
人类要同大自然成为朋友 这就是我的新千年寄语	32
21 世纪：东方文化全面复兴的新纪元	
——东方学大师季羨林教授访谈录	33
东方文化必将全面繁荣	33
完善道德与东方文化再度辉煌	36
构筑高尚道德体系，迎来东方文化复兴	38
季羨林访谈：和谐不简单 孔子很伟大	40
活 100 岁也不稀 劝年轻人不要身在福中不知福	40
孔子是中国历史上的最伟大的人物之一	41
大学一年级要把国学作为一门必修课	42
“和谐”的概念不简单 “五朝元老” 劝大家珍惜	42

对谈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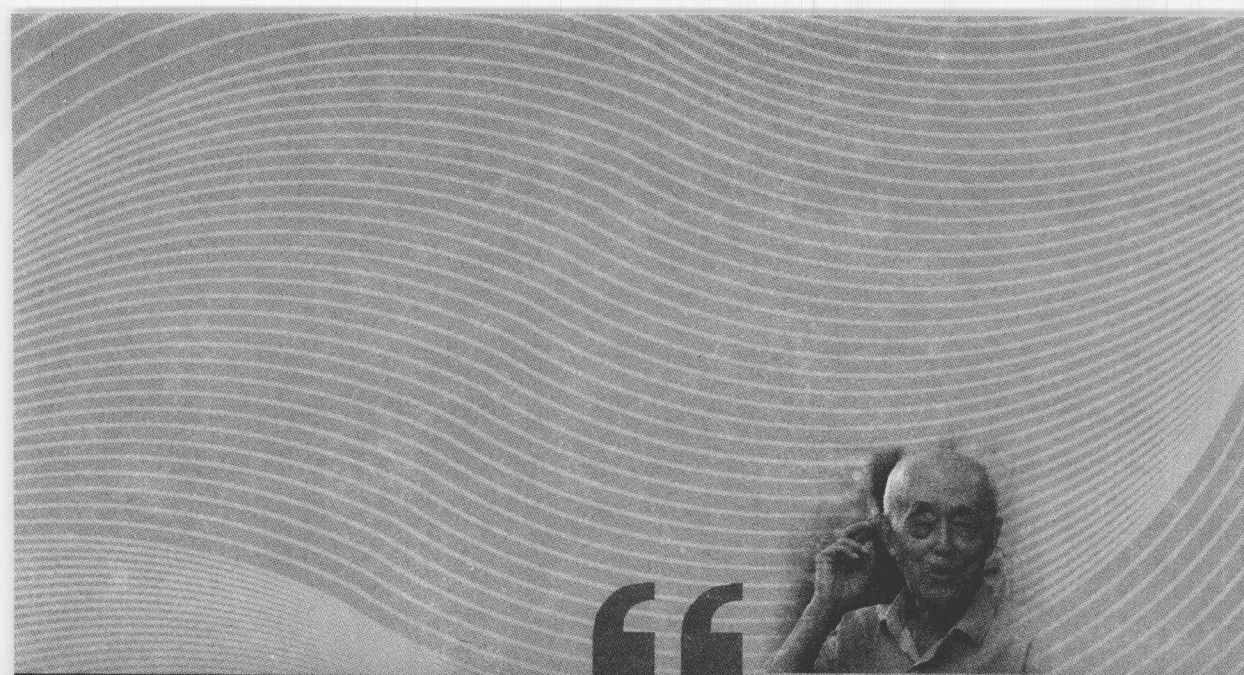
世纪老人的话：季羨林访谈实录	47
童年的记忆	47
中学风华	56
水木清华	60
留德十年	70
师恩难忘	90
文革也十年	103
治学之道	108
关于东方文化	115

关于中国知识分子·····	122
一寸光阴不可轻·····	127
家中女性·····	132
自我评价·····	138
中国书法，是世界上独特的文化	
——季羨林、王岳川对刘正成谈书法·····	141
中国书法与文字改革问题·····	141
书法传统经典与当代书法走向·····	145
书法文化意识与学者书法的崛起·····	149
中国书法精神与书法人格教育·····	152
与近代史共生	
——季羨林、池田大作、蒋忠新对话之一·····	157
开辟未来对话·····	157
经历·····	159
苦守节操的德国留学时代·····	165
惊涛骇浪·····	170
恩师的存在·····	175
文章的力量·····	180
中印学的顶梁柱·····	184
自然观、宇宙观·····	186
给青年的赠言·····	188
周恩来总理·····	194
学术交流·····	195
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	
——季羨林、池田大作、蒋忠新对话之二·····	198
文化的定义与两种文化产生论·····	198
一元产生论与多元产生论·····	200



东西两大文化体系的不同点	202
“分析思维”的特征	204
“综合思维”的特征	207
社会的发展与文化交流	209
东方文化的精髓：“天人合一”与“依正不二”	
——季羨林、池田大作、蒋忠新对话之三	213
世界和平与中国的作用	213
中国文明的精神遗产	215
“天人合一”论	217
儒家思想中的“天人合一”论	221
佛教与“天人相关”论	224
道家、墨家、杂家的自然观	225
古代印度的“梵我”说	227
佛教的“依正不二”论	230
天台的“一念三千”论	231
朝鲜半岛的“天人合一”思想	233
一神教的自然观	234
21世纪与人类的未来	
——季羨林、池田大作、蒋忠新对话之四	237
《法华经》的统合精神	237
“三十年河西，三十年河东”	240
和平与发展	241
“共生意识”阻止“向死亡进军”	244
“科学主义”的蔓延	247
西方思维变化的朕兆	248
光明来自东方	249
不间断的“精神斗争”	25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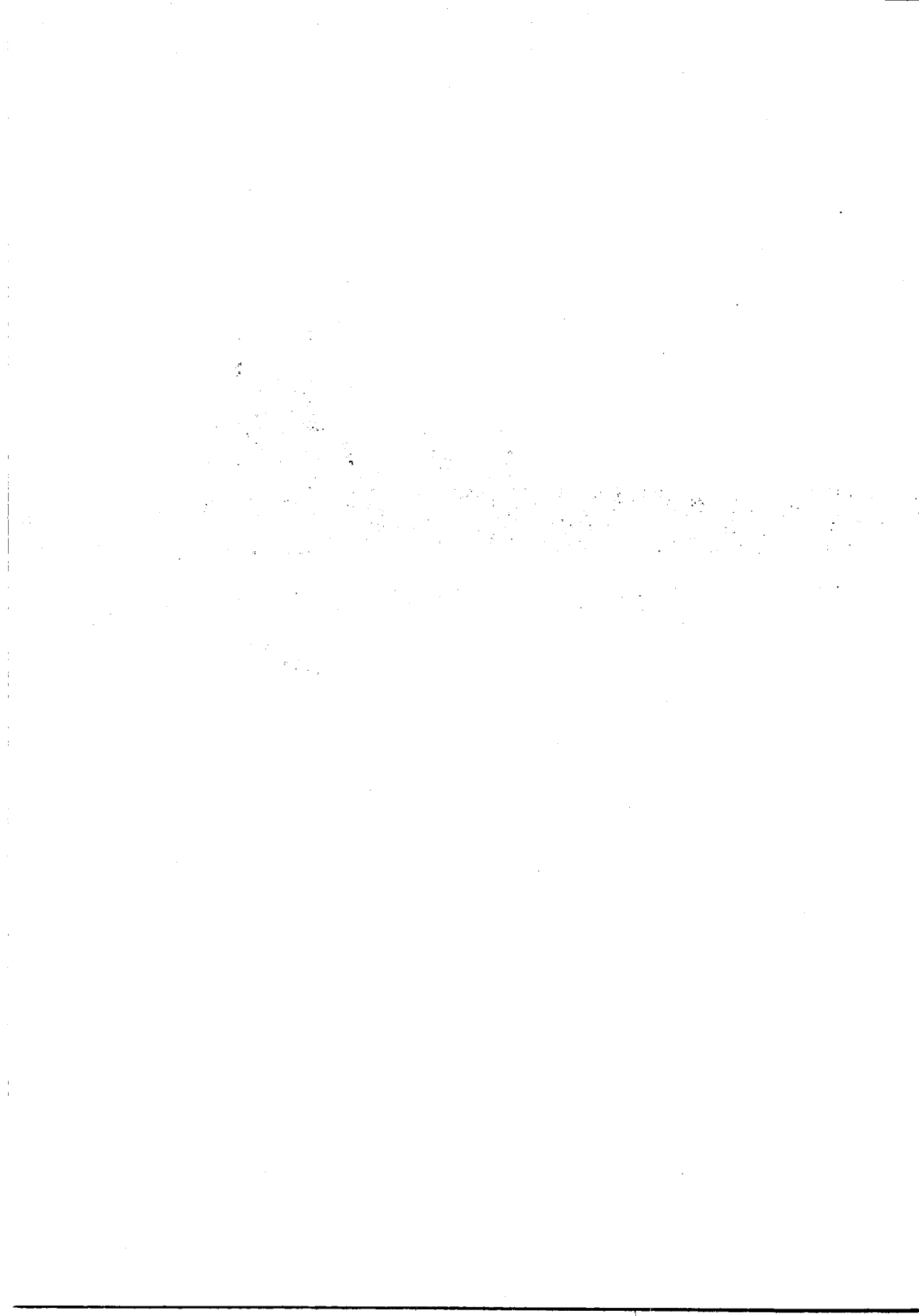
“大同思想”与“创造价值”	254
华夏天竺 兼爱尚同	
——关于印度作家与中国文化关系的对话	256
季羨林教授访谈录	264
附录：季羨林年谱	277
季羨林著作简表	283



季羨林对话集

二十一世纪：东方文化全面复兴的新纪元

No.1 访问篇



为往圣继绝学 ——访学者季羨林

□访问者 徐怀谦

季羨林，1911年8月生，1934年毕业于清华大学西洋文学系，1941年获德国哥廷根大学哲学博士学位，1946年回国，受聘为北京大学教授及东方语言文学系系主任。他是中国现代为数不多的梵文专家，还是世界上少数几个通晓吐火罗文的学者之一；他在80年代翻译了印度诗剧《沙恭达罗》和280万字的史诗《罗摩衍那》；他写作的散文集有《天竺心影》、《朗润集》、《季羨林散文集》、《万泉集》、《怀旧集》、《赋得永久的悔》等。他自称翻译与创作并举，语言、历史与文艺理论齐抓，对比较文学、民间文学也有浓厚兴趣，是一个地地道道的“杂家”。

徐怀谦：季先生，作为一位东方文化学者，您在世纪之交曾多次提出：21世纪，将是中国文化（东方文化的核心）复兴的世纪，东方文化将在世界上占主导地位。请问您提出这一创见的科学理论依据是什么？



季羨林：这实际上也不能说是我的创见，好多西方人早就讲过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他们就感到自己的文化有问题。要不然，怎么会自己打自己呢？斯宾格勒《西方的沉落》就讲，欧洲文明在下降，东方要兴起。可是20年代末，来了一次反动。法西斯思潮抬头，把西方文化，特别是所谓“北方”文化捧上了天，把其他文化贬得一文不值。不久就爆发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又一次给西方敲了警钟。西方有识人士再次反思，汤因比可以作为代表。他说：“世界统一是避免人类集体自杀之路。在这一点上，现在各民族中具有最充分准备的，是两千年来培育了独特思维方法的中华民族。”

我个人来看，人类几千年的文明、文化形成了东方和西方两大文化体系。而且我的看法是：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世界上万事万物，没有哪一个是永恒不变的，辩证法就讲这个问题。汉唐时代，东方文化在世界上占主导地位。欧洲产业革命以后，才出现了“欧洲文化中心论”。现在，又应该是“三十年河东”的时候了。

我倒不是强调东风压倒西风，谁也不压倒谁，而关键是以哪个为主。

欧洲产业革命以后，工业化带来的弊病我们都看到了。生态平衡破坏、臭氧层破坏、大气污染等等，多极了，这些灾害如果不能克制，人类前途就非常危险。工业化必然带来污染，这在我们中国也一样。但我们又不能因怕带来污染就不搞工业化，这是个矛盾。如何既搞工业化又避免污染？这就要靠东方思想。

徐怀谦：我们有东方思想，可是为什么同样有污染？

季羨林：这恰恰说明我们没有继承传统思想。东方思想最高、最完整的体现就是“天人合一”，人跟大自然是朋友，不是敌人。中国、日本、印度都有这种思想。而西方思想是征服自然（conquer the nature）。

宋代的张载是宣扬天人合一思想的最深刻最鲜明的代表，他说：

“民吾同胞，物吾与也。”即天下的人民都是我的同胞，动物植物都是我的伙伴。这个主导思想，许多中国哲学家都讲过，可惜我们今天没有做到。

我们必须纠正西方文化的偏颇。对西方文化不是一笔抹杀，那办不到，而是要在继承西方文化思想的基础上，加上我们“天人合一”的思想，人类才能够继续往前进。反对我的人说：21世纪是东西融合的世纪。我不反对融合，但要看在以哪个为主。我理解的不是对等的融合，而是两个文化发展阶段前后衔接的融合，而是必以一方为主的融合。要以东方文化的综合思维模式济西方的分析思维模式之穷，以“天人合一”取代“征服自然”。

徐怀谦：东方文化的光明前途令我们欣慰；但另一方面，现实生活中，人文科学研究又存在后继乏人的现象，令人堪忧。记得任继愈先生说过：人文科学是表现民族灵魂、民族性格的东西。他还说，文化没有暴发户，要慢慢积累，要继承，没有继承就没有发展。像您搞的这种偏冷的学问，后继乏人的情况是不是更严重呢？

季羨林：我倒是后继有人。我的弟子起码有三代了，最年轻的26岁，博士快毕业了。但从北大、从整个社会科学界来看，是有这个问题。它跟我们目前的分配制度、分配情况有很大关系。即使这样，还是有些“傻子”在念书。我跟学生讲：如果想念书的话，就不要贪图享受。范文澜先生有两句话：板凳甘坐十年冷，文章不写一句空。青年人下海、出国我不反对，但还是要要有几个人甘坐冷板凳。

徐怀谦：您在文章中表示过，生活了80年以后，到头来自己都感到自己枯燥乏味，干干巴巴；但是您又说，假如让您再上一次大学，您还要选择做学问这条路，为什么呢？

季羨林：没有什么堂皇的理由。我只不过觉得，我走过的这一条道

路，对己，对人，都还有点好处而已。我搞的这一套东西，对普通人来说，简直像天书，似乎无补于国计民生。然而世界上所有的科技先进国家，都有梵文、巴利文以及佛教经典的研究，而且取得了辉煌的成绩。这一套冷僻的东西与先进的科学技术之间，真似乎有某种联系。其中信息耐人寻味。

徐怀谦：您能谈一下自己的散文创作吗？记得您说过，自己的文章不是挤出来的，是流出来的。

季羨林：写文章必须说真话，不说假话。有了真情实感，才能有感人的文章。文采和风格都只能在这个前提下来谈。有些年轻人，旧书不念，西方文学也不看，闭门造车，专写一些句子不通的文章。比如《散文》杂志登的一篇文章，开头两句是：“祖国在遥远，我的心在遥远。”写的文章让人看不懂，搞文学创作还有什么意义呢？

徐怀谦：您那部80万字的《糖史》写完了吗？有什么新的写作计划？

季羨林：《糖史》写完了。目前正在写《学术回忆录》，是社科院敏泽搞的一套丛书中的一种，总结自己60多年的学术生涯，经验在什么地方，失败在哪里，对年轻人能有点启发吧。

采访结束时，我们请季先生写几句话。季先生挥毫写下了宋张载的一段名言：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

（《人民日报》，1997年4月5日）

季羨林谈《季羨林文集》

□ 访问者 刘 恒

兔年新春，有幸拜访季羨林先生。今年是他的米寿之喜，又值24卷本《季羨林文集》出版，可谓双喜临门。季先生虽然遵医嘱谢客，但谈起他的喜事，精神矍铄。为了简洁，以问答形式整理于下。

刘 恒：我受人民日报海外版的委托，祝季先生新春愉快。

季羨林：人民日报海外版，他们常寄给我。上面还有小朋友写的文章，很活泼，我印象很深。

刘 恒：《季羨林文集》出版，是学术界的一件大事，您对这次印刷满意吗？

季羨林：印刷质量不错，这次专门去深圳印的。

刘 恒：您的著作汇总出版，与以前的版本有不同吗？

季羨林：重新校对过，改正了错误。



刘 恒：印度史诗《罗摩衍那》的翻译，您付出了十年辛苦，在运用新诗形式方面，一定有很多体会吧。

季羨林：我译这本书，从1971年开始。那时还在“文化大革命”，我没有“解放”，在35楼看门，传呼电话，分发信报。我对出入楼的学生不认识，想找一个费力而时间长的活干，于是就译《罗摩衍那》。那时不可能拿原著去做正规的工作，只能将要译的部分先译成散文，记在笔记本上，白天再将散文改成顺口溜（指白话诗的形式——整理者注）。这样的事做了几年。“文革”结束，1982年竟然开始出版，在这之前根本没有想过能出版。

“五四”运动前后产生的新诗，现在应总结一下。诗总应该有自己的形式。新中国建立之初，与冯至常在一起，议论过诗与散文的区别。我以为散文要流利，诗总是有停顿的。中国白话诗的形式，有过几次努力，比如闻一多、林庚、卞之琳都为创造新诗的形式努力过。诗的节奏，无非抑扬顿挫，念起来不平板才算诗。白话诗形式的创造，徐志摩、戴望舒也很有成绩，《雨巷》写得好。但是，翻译外国的史诗，我国白话诗没有现成的形式。古代的韵书，现代也不能套用，因为语言本身有了变化。我们要重整诗风。诗不会灭亡，也不应灭亡。不能说诗的读者少，只是白话诗眼下读者少。所以要重振诗风。

刘 恒：您提出的“要重振诗风”，是对当代诗坛的很大鼓励。您的吐火罗语研究是显学，能不能简单介绍几句？

季羨林：吐火罗语属印欧语系西支。在我国出现的文献，地点在新疆，时间为唐。吐火罗语A种方言的文献，内容有关佛教典籍。吐火罗语B种方言记述贸易、医药、日常生活之事。它们对研究古代地理、历史、民族学都有价值，对研究佛教也有重要意义。最近还发现一批木简100多片，好多有火烧过的痕迹，但依然保存下来了，很值得研究。

刘 恒：这个领域是否招过研究生？

季羨林：没有招过。主要是因为要求条件太高，得通英语、梵语、德语。因为这方面的研究著作大多是用德语写的，搞起来非常吃力。现在欧洲人搞得多，美国也有。

刘 恒：古人说“黎明即起”，听说您是黎明前即起，这习惯是什么时候养成的？

季羨林：我早晨4时至7时是工作的。这个习惯有50年之久了。因为早起脑子特别清醒，写文章兴之所致，效果好。

刘 恒：您取得这么大的成绩是几十年辛苦的结晶。今年米寿，希望多保重。

季羨林：现在我不像以前那样干了。

刘 恒：您的文集除翻译、文学创作外涉及诸多学科：宗教学、敦煌学、语言学、文艺学、比较文化等，显示了中国东方学的广阔。但是，《糖史》似乎是科技史的专著？

季羨林：《糖史》其实涉及中外文化交往。我们吃的糖就是这种交往的成果。

刘 恒：您为这项开拓性的研究，搜集大量材料，正如饶宗颐先生说的“竭泽而渔”，令人十分感动。

季羨林：研究工作总是要从搜集材料做起，材料越多越好，这是基础。

刘 恒：从《留德十年》一书中知道您写了不少日记，这次文集中却没有收入，有没有出版的计划？



季羨林：有人提起过，我从未答应。留德的、山东的日记都有，当时一天写二三页的也有，现在每天只写几句话了。日记“文革”中被“抄”走了一些，丢失过一些，大量的还在。留德日记不易整理，因为里面夹着不少德语。

刘 恒：这都是十分珍贵的材料。您的书信为什么也没有发表？

季羨林：书信最近几年的留下了复印件，过去的没有留下，征集起来不容易，而且数量相当大，所以从未计划过出版的事。

刘 恒：《季羨林文集》出版，将有更多的学者研究您的著作和学术思想，定然也会更关心您的日记和书信。

季羨林：暂时还忙不过来。

刘 恒：谢谢季先生谈了这么多话，衷心祝愿您健康。

季羨林：谢谢。

（《人民日报·海外版》，1999年4月22日）